

東北變色記 (十四)

● 陳嘉驥

在劫難逃 豈真天數 (本文插圖刊第4、139、140、141頁)

可用將才棄置一邊

東北之戰，國軍在民國卅五年收復吉林、長春，兵臨松花江之際，本可一鼓作氣，拿下哈爾濱，組成追擊兵團，緊蹙林彪之後，追擊到把他消滅而後止。然後再以囊括東北精華區域與消滅林彪主力之聲勢，編組偽滿國軍，吸收地方部隊，納入國軍戰鬥序列，肅清所有共軍游擊武力，而搏取東北全面勝利。政府未能堅持，終於同意馬歇爾在東北停戰之建議，卒使三十萬江南子弟面臨再而衰、三而竭的失敗命運。在總門三年之後，反使共軍得以遵循孫子兵法之「朝氣銳、晝氣惰、暮氣歸」，在民國卅七年十月，政府撥將藩陽數十萬大軍，藉遼西錦州會戰時西撤胡錦，亦即「暮氣歸」之際，林彪在黑山「擊其惰歸」，使廖耀湘大軍覆滅於俄頃之間！

東北國軍之由盛而衰，影響最大的東邊道戰役，始終在(1)係杜聿明欲報擊陽邊門二十五師全軍盡墨之仇而發動。(2)國防部在共謀滲透下，做此不當命令；兩者之間莫衷一是。茲偶讀東北國軍參謀長趙家驥一頁檢討報告，始瞭解此攸關中國命運戰役之真相。趙家驥對東邊道之役描述如次：「通化以東之臨江、濛江、撫松等地，長白

山脈綿亘其間，地勢險峻，處處原始森林、人烟稀少，尤以冬季冰雪封山，大軍運動極為困難。我自克復通化後，本可從事生養教戰，培植地方武力，以爭取最後勝利。無奈國防部鑒於國軍進展順利，一再嚴令向東深入掃蕩。長官部幕僚，鑒於機動兵力之日益削弱，萬一他處發生變故，將無法應付；更以通化以東地形之限制，大軍運動困難，兵少不足以應付共軍，認為不可實施「以五十里而爭利，則蹶上將」之作戰方案。無如命令接踵而至，司令長官感於上令之不可或違，勉力抽調兵力，進行掃蕩，罔顧雪地冰天之氣候，與地形之不利，違犯兵法「途有所不由，軍有所不擊，城有所不攻，地有所不爭，君命有所不受」之原則，卒至一再遭受挫折，影響全軍士氣甚大。」筆者按，東北國軍在鄭洞國率領下，在東邊道地區前後發動四次攻勢，每次均被騙進入共軍預伏口袋陣地中，遭受嚴重創傷，先後損失六十營精銳兵力，共達三萬餘人，從此國軍在東北江河日下復因東北之不保，中國全局始不可為！

自從東邊道戰役結束後，林彪察知國軍兵力捉襟見肘，乃立即於民國三十五年十一月，也就是杜聿明率國軍出關週年紀念日之十一月十六日，對吉林與長春地區發動奇襲作戰，亦即所謂第一次攻勢。因此將政府的「政治純政治」、「軍事純軍事」的弱點完全畢露。政治方面不能確實掌握各鄉鎮，以強化地方自衛力量，依舊完全依賴國軍的就地駐防；仍然是繼續以軍事遷就政治，因此不能集結兵力從事整補，而必須處處分佈兵力，以保衛收復地區之安全，予共軍集中兵力「以大吃小」之機會。走筆至此，憶起關麟徵曾言：「我如出任東北保安司令長官，決定僅駐軍確保藩陽一據點，數十萬大軍將集中靈活運用，尋覓共軍主力予以殲滅，在共軍主力消滅之前，一般城池之得失均不在其考慮之列。」政府有此將才而未用，實亦天數耶！

難敵各種游擊戰法

民國卅四年抗戰勝利，以迄民國三十八年這一期間，大陸全部淪陷的四年戡亂戰爭中，國軍對共軍游擊作戰方法，並無一套確實有效制勝之道，雖有一二善於用兵將領，均未加重用。是以能以劣勢對抗強敵日本艱苦抗戰八年而倖勝，以優勢圍剿內亂，僅僅四年即全面徹底失敗，其原因豈止一端。蓋國軍悞於八年抗戰之倖勝，一切戰法依然抄襲抗日作戰之老套，反將抗戰前在江西剿共作戰時攻堅主動追擊精神丟棄。對共黨作

戰方法，缺乏徹底瞭解，大多以堵剿封鎖，只求本身駐地不致失守爲已足。奉命進攻時，亦只作表面之掃蕩，並未將敵人主力消滅，佔地愈廣而力量愈分散，構成敵人以大吃小之良機。加以抗戰勝利後，縮併部隊、裁汰游雜、置地方武力於不顧；過去以地方武力吸收游雜；再以正規部隊納編地方武力，整補重編正規部隊，開赴前線作戰之所謂上、中、下三馴之靈活運已不復再見。

陳誠到東北後，除了對原杜聿明所領導部隊之將領更張過大外，其編遣游雜部隊方式，與關內整編部隊方式正復相似。但政府不用者，共黨則歡迎之不暇，我消敵長，僅此一端，已足肇軍事失敗，況尚有屈指難數之原因！

共軍的戰法，說起來並無新奇的創意，但其幹部認真負責每戰均能貫徹上級命令，以靈通的情報活用於游擊戰法，可勝則進，不可勝則立即撤退，以免損失。迨共軍勢力膨脹後，已不畏與國軍正面衝突，而實施正規作戰方法。共軍在進入正規作戰時，每戰必動用兩倍或數倍的優勢兵力，正面吸住國軍主力，另派大部隊進行迂迴包圍，甚至予以合圍。

民國三十七年十月遼西大會戰時，共軍運用其防禦時着重「陣內突戰」，「至死不退」戰術，在錦西與錦州之間以僅兩師兵力死守塔山，遏阻十七兵團司令官侯鏡如所率的九十二軍、三十九軍、五十四軍約十萬兵力，東向進援錦州之師。另一方面，攻擊時着重「遠程奔襲」與「人海戰術」以倍於國軍之兵力，約四十萬人奇襲突擊，以人海戰術四面八方合圍，擊敗廖耀湘所率的

新一軍、新三軍、新五軍、新六軍、四十九軍、五十二軍、七十一軍約二十萬兵力的西向進援錦州之旅。國軍進入東北初期，共軍大批實施游擊戰，其游擊戰法分爲：

麻雀戰法——多係騷擾性質戰鬥，並無統一指揮，各股共軍就近進攻國軍據點，視情況而定並不一定攻佔，達到騷擾目的後即行各自歸返原來根據地，失敗則一哄而散亦各回原來根據地。

大吃小戰法——事前經過多方調查，確定國軍駐守兵力後，然後以數倍兵力乘國軍疏守之際，奇襲攻佔國軍駐守據點。主要目的爲俘擄駐地國軍並收繳其槍械後，再破壞所有防禦工事，即行撤返原有根據地。

便衣戰法——攻佔國軍據點或抵抗國軍之進攻，均以便衣爲之。便衣武力有利滲透，使國軍防不勝防，得手即行遠颺，失敗亦易掩藏。尤其防守國軍進攻方面，使佔領之國軍無法分辨何者爲共軍與何者爲民衆，只須武器就地藏匿，就不慮被發現。尤其國軍大部隊返防，即可乘機集聚，撲滅就地留駐少數國軍，重新佔領該據點。

村莊森林平原山岳

村莊變森林——將村莊內面街門戶全部封閉，只留幾個特定記號門戶作爲交通點；同時將各院落隔牆一律打通，作戰時在一個院落失敗時，即可進入另一院落，而不再顧慮過去在一個院落失敗即被全殲的危險。此外，各個院落貫通有一定法則，敵人攻進一個院落，因不明虛實不敢貿然進入另一院落，所以共軍只需少數兵力，即

可防守整個村莊；而使國軍進入一個村莊後，等於進入一個「森林」一樣，無法放心掃蕩「森林」內之敵人。

平原變山岳——在據點與據點之間，挖掘地道相通外，並縱橫擴充地道，作爲彈藥儲藏所，糧食倉庫、簡單傷兵療養所、會談室、訓練班等簡易設施等。對進攻敵人所發生週阻力量，猶超過真的山岳之上。

竄戰法——也就是打了就跑戰術，遇到弱勢敵人，就地「以大吃小」，並防備敵人增援所以吃了就跑，絕不打無把握的仗。如不能「以大吃小」則放幾槍擾亂敵人後，亦即立刻流竄他方，另選擇攻擊對象。

東北共軍抵達東北時，因爲對鄉村尚無滲透，根本無實施以上游擊戰術條件；所以在四平街以及吉林與長春戰場失敗後，即潰不成軍，慌亂中並自哈爾濱向邊城佳木斯撤退。倘此時國軍以優勢兵力跟踪追擊，不容許其在鄉村紮根與經營根據地機會，即予以徹底消滅，使東北國軍得以移師華北戰場，當年政府剿共戰爭容或有獲勝之機會。民國卅五年六月七日之停戰，將松花江以北地區，拱手讓林彪放手經營而紮下根基，即等於東北戰場已經失敗。東北戰場失敗政府自無力規復共軍經營八年的華北與蘇北戰場矣。

有人批評，抗戰勝利後，政府以近四百萬大軍，對付僅約百萬共軍，竟爾失敗，國軍之腐敗如此實令人難解。殊不知僅約中國一個行省的南越，美國動用了五十四萬陸軍，配備了精銳無敵空軍，包括舉世聞名的B五十二重轟炸機，以及

第七艦隊龐大海軍；再益以南越吳廷琰及以後的阮文紹政府的三十萬南越陸軍，竟無法擊敗少數北越游擊隊者。其原因即係北越充份師法中共的游擊戰術，除麻雀戰法、以大吃小戰法、流竄戰法、便衣戰法之外，並將村莊變成森林，平原變成山岳，美越聯軍猶不能擊敗北越游擊隊，則中國國軍之不能戰勝，在華北五省經營八年之共軍游擊隊更不足為怪了！

部隊消長敗陣癥結

抗戰勝利後，政府軍尚能充份掌握東北，實為政府在整個戡亂戰爭惟一可以戰勝之機會，東北之糜爛即等於全盤皆輸，其原因已如前所述。但不應抱既已戰敗，即不必再行檢討心理，蓋軍事之戰略戰術日新月異，無時不在進步中，所謂戰勝不復；昔日敵之所恃，在環境變遷之後，可能已不足畏，我之弱點在改進後，亦可變為致勝之道。今綜合日本投降後，國軍在東北及其他地區在施政與戰略方法等失算之處，約為下列數端：

(1) 收編游雜部隊與招降偽軍之遲疑——淪陷區在日本佔領期間，除偽政府控制下有正式編制的偽軍外，並有受日軍直接指揮的游雜部隊。這些游雜部隊，大多係抗戰初期發起武裝抗日義勇軍，嗣受日軍攻擊有的被擊潰而散伏民間，有的受日軍收編以求生存。但不論正式偽軍或受日軍指揮之游雜部隊，在抗戰期間多受政府秘密派令，或與政府地下工作者有所聯繫。如筆者前所介紹偽滿軍隊的旅長王家禧，在日本軍校求學時即被齊世英吸收，並且到過南京晉謁有關當局。熊

式輝初到東北時，曾擬收編偽軍為地方保安部隊，但為蘇俄所拒後，即不敢收編以免引發中蘇外交糾紛，這批偽軍即多為林彪所吸收。政府掌握松花江以南半壁江山後，杜聿明收編了不少偽軍，有的編為暫編師，有的編為各綏靖區保安部隊。陳誠到東北後，東北光復區日益縮小，各暫編師因為國軍需要多被納入正式編制外，各綏靖區的保安部隊，遂形成游雜部隊。陳誠因為這些游雜部隊「游而不擊適足擾民」，遂成立東北政工大隊，將軍官納入東北政工大隊到中央訓練團東北分團受訓，各保安部隊士兵在此改變時期，一時薪餉無着遂潰散，又多被共軍所掌握。東北國軍與共軍的力量，就在這樣的措施不當之下，有了重要消長，終於影響了整個東北的命運。

(2) 清算鬥爭中共軍財丁兩旺——對地方上富豪與地主以鬥爭方式，沒收其財產並以若干衣物分配貧民。此舉既可充裕財源，並取得貧民之支持；再以各種方式誘導取得地主衣物貧民參軍，以充兵源。同時被清算鬥爭之富豪或地主，在驚慌之餘多逃亡於政府控制的都市。這些逃亡者平素養尊處優，並無生產能力，逃至政府區域後，多坐吃山空無所事事，成為政府的負擔，甚至影響社會秩序擾亂治安。

政府威信降至谷底

(3) 遼爾實行民主無所適從——民主雖為世界政治的無可阻遏潮流，但實施民主必須一步一步實施，決非一朝一夕可速成。世界上先進民主國家，均是經多年演變而成，人民教育程度、社

會經濟繁榮與秩序安定均有息息相關的不可分開。中國四千年專制政體方告解體，人民仍多習慣聽命威權統治，尤其抗戰時期蔣委員長的一個命令，全國無不服從。抗戰後忽然立即強調民主，加以接收人員之貪瀆無能，使人民對政府信賴降至谷底，政府命令已無法貫徹社會秩序逐漸無法維持。富有者熙熙攘攘，不是為利來就是為利往，寧被中共清算而逃亡，不願拔一毛而掙難，政府光復區日益縮小，廣大鄉村兵源區均落入共軍手中。因此東北國軍經過數年戰爭後雖傷亡甚重，但由於兵源枯竭無法就地補充，仍需自江南運補壯丁，與共軍的吉黑農村子弟，轉戰於冰天雪地之中，其勝負之數，不戰亦可知其結果也！

(4) 軍隊組織型態不同——在作戰期間，共軍均能就地取材，立刻行動以利攻擊與撤退。例如冬季行軍，共軍均置有木橇以人力挽行，對於彈藥、行李、糧秣之攜帶極為方便。國軍每一行動，必先開會討論車輛如何配備、汽油之補充，以及經費之籌劃，經過多次會議之後，始勉強配備齊全，其效率之不同，幾有天壤之別。

尤其東北國軍在三十六年以後，因美援中斷，車輛因無零件修補，七成以上均廢置廣場之上形同廢鐵。因而在行軍時，必先籌劃置備馬車大車，復因經費限於預算，一時無法置備足用車輛，不是勉強行軍，就是就誤軍機，使軍事行動全盤失敗，肇致重大損失。

國軍情報處處受制

(5) 情報戰幾乎全面敗北——抗戰勝利後的情

報組織完全鬆弛，不但與北伐時無法比擬，就是與抗戰的艱困時期相較，亦落後甚多，甚至一切情報已流於形式。尤其在「抗戰至上」的掩護下，共軍間諜已滲透到政府及國軍的核心內，一切作戰計劃往往籌謀甫定，即已被共軍偵知，因此國軍的軍事行動無法完成預期的目的。傅作義主持華北剿總時，彼對共軍的軍事行動往往均被事先洩露，一個天衣無縫的作戰方案，最後均是一場空。後來傅作義在計劃作戰時，其對保密方面所作的準備，往往比作戰本身所費力量猶多。以民國三十七年冀中「穿心戰」為例，鄂友三的騎兵部隊，先被調到平漢路，嗣又虛幌一着調往平綏路，然後連夜經北寧路調到津浦線靜海等地；向冀中作忽前忽後的典線穿心進擊，其事所耗費的心血與戰力，並不較實施穿心戰時為少。東北國軍部隊被滲透情形，較華北情形更為嚴重，共軍滲透間諜，幾乎已達到面的控制，國軍最後僅限於武裝斥候之搜索而已，已談不到什麼情報了。同時東北剿總的軍需部門，對情報不予重視，對情報費用之核發，儘量削減或予緩延，由於彼等軍事決勝往往取決於一個情報之是否準確，以致使東北國軍情報業務，形成紙上談兵，不復顧及決勝之重要與政治上以謀略，來配合全面勝利矣！

(6) 共軍的軍事作戰一元化——共軍的組織一元化，一切運作均為軍事作戰，並無政治與經濟以及社會上任何負擔。而政府的軍事、政治、經濟三方面均須顧到，雖然其後鑒於共軍逐漸坐大，爲了應付危機曾高唱軍政一元化，但這不過是一個口號，實際上根本無法做到。

以東北三軍光復作戰爲例，依然是先靠武力推進，掩護政治之開展，再由政治協力於經濟建設，從未顧及如何使軍事生根於地方。因此，東北光復區在事權不一，精神不一，意志不一，想法不一，做法不一，生活享受不一，結果不但不能相輔相成反而互相牽制士氣乃一蹶不振。例如，當年由五十二軍的副師長轉任撫順市長的羅永年，因係軍人出身，他開始組訓民衆，擴編市保安大隊等工作，受到撫順礦務局阻撓。資源委員會認爲羅永年組訓民衆，有碍撫順礦務局工人工作意願，同時引發了礦工的罷工工潮，一狀告到東北行轅，使這位惟一肯做事的軍人市長調了差，其在撫順的組訓與編組保安大隊均成泡影。其後羅永年調職到鞍山，因爲有了撫順的教訓，對組訓工作在「曲線」方式下有了若干效果。民國三十六年十二月，共軍圍攻鞍山時，他的保安大隊協助五十二軍胡晉生師長，發揮了很大力量，使鞍山市守了兩週之久。最後羅永年以身殉職，進城共軍說國民黨如都像羅永年這樣那還了得！

鑑往知來能不檢討

(7) 有紀律的軍隊才能致勝——國軍在民國卅五年十一月十六日，打出山海關時，當時抗戰甫告勝利，爲了收復淪陷十四年國土，全體官兵莫不奮勇爭先，才創造了輝煌的戰果。但其後收復地區日廣，官兵分區駐守，爭防區、爭職位，如孫立人與廖耀湘爭長春警備司令等，生活開始腐化，其作戰力量乃江河日下，已無復一年前今日取綏中，明日克興城的聲威與氣概。

反觀共軍提出求食、求兵、求戰的口號，對攻擊精神之養成，竭盡鼓勵誘導之能事，利用榮譽錦旗、獎章與戰鬥英雄等名詞，激勵士氣，使人人樂於擔任敢死隊，做冒險犯難之艱鉅任務。對於獲得榮譽者，不但崇其地位與優其待遇，對於其家族的照顧更是無微不至，絕非做表面工作應付應付而已。同時，共軍於準備作戰之初，即行大舉動員壯丁，對傷患做擔架救護工作，除非萬不得已，決不使一個傷患遺留於戰場之上。

共軍的政工人員，皆能發揮督導作戰能力，每次作戰均率先奉行，使勇者並非獨冒危險，怯者懼於懲罰更不敢落後。戰爭之後最注意戰功之檢討，對勇敢不怕死者當衆獎勵，怯懦者亦必予懲處；因此共軍在東北初期屢敗之餘，而士卒並不氣餒，嗣在驪陽邊門、東邊道獲得倖勝後，士氣立即昂揚不可遏止。有人云，國共之戰，國軍並非敗在士兵之不能戰，乃無共軍政工人員之指導輔佐作戰也！國人每談及政府在大陸之失敗，均諉之係屬意外「不應敗而敗」，實則共軍命令之貫徹，動員之有效，政工指戰員之負責盡職，有功者之獎勵有加，情報之深入與靈通，其獲勝實非倖致勝。至於東北國軍在遼西會戰中，其戰略僅係理論上可行，而罔顧當年十月間進入冬初道路之泥濘不適大軍團行動，亦忽略一年來連遭失敗士氣之低落，更加以將帥間意見之參差，舉棋不定，貽誤軍機以致整個東北大局之潰決，其不過是表面的結果而已！

鑒往知今，自從領導中華民族戰勝日本強敵之蔣中正委員長於民國六十四年逝世後，不知有誰還在認真檢討在大陸失敗之因與果？筆者以採訪軍事新聞得來淺薄的軍事知識，不揣冒昧提出藉供讀者參考，不得當之處尚祈不吝指教！